



# 能海法师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发展的贡献

赵改萍

(山西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摘 要:**能海法师是近现代藏传佛教高僧,弘法40余年,重新将藏传佛教弘传内地,期间与五台山结下不解之缘,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目前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大多受其影响。

**关键词:**能海法师 五台山 藏传佛教 贡献

**中图分类号:**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2-0035-10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夏日飞雪”,环境清幽,酷似佛经中所述之灵鹫峰,被认为是文殊菩萨应化说法道场。文殊菩萨在藏传佛教中备受尊崇,因而将藏传佛教与五台山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台山自元代传入藏传佛教以来,一直是众多藏传佛教僧俗朝拜敬仰与修行驻锡之地,民国期间以能海法师最具代表。

能海法师,俗姓龚,1886年阴历12月22日生于四川省绵竹县汉旺场,1927年10月到西藏里塘那摩寺向老格西请教学法。1929年到拉萨依止康萨喇嘛为师,学文殊法7年。从1934年赴五台山广济茅棚(碧山寺)讲《基本三学》、《孟兰盆经》后,闭关静修,并译经集论。直到1967年逝世为止,在五台山居住了近20年。他在五台山的弘法,培养了大批嗣法弟子,广建道场,弘传密法,使五台山变成了祖国内地弘扬藏传佛教的中心。同时,他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及

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现代藏传佛教研究较为薄弱,尤其是内地的藏传佛教研究。笔者将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材料结合,对能海法师在五台山的弘法活动实地考察,其中部分资料仅存于五台山,为笔者调查之碑刻资料,均为能海弟子所立,应更具史料价值。

一、译述经典,为五台山藏传佛教之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宗教经典是宗教传播教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根基,因此,每种宗教都很重视该派宗教经典的阐述和完善,能海法师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戒定慧三学融通和显密结合的思想。

1.显教方面 阐扬戒定慧三学,尤重戒学。

在能海法师看来,佛法总纲是戒定慧三学,三学之中,戒学为首。戒律乃三乘之基,为佛法之生命。能海法师认为,戒定慧三学,圆具

收稿日期:2009-01-15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课题研究项目(2007/003)。

作者简介:赵改萍(1976-),女,汉族,山西寿阳人,山西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佛教哲学研究。



不缺,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戒中有定慧,定慧中有戒,功德相互增上。“如来住世,以佛为师;如来灭后,以戒为师。”为弘扬戒律,他自集经典,如《比丘日诵》、《比丘戒本》、《比丘戒》、《四分律根本阿含》、《菩萨戒集颂》、《四分律藏》、《辩识阿含》、《辩识阿含集颂》及《比丘戒集颂》等。这些著述真切地反映了法师阐戒扶律的悲心切愿以及对律法实践的真实见地。目的是令其弟子辨清各条戒律之性相,开遮止犯,对境临事,以免有犯。他常对弟子教诲道:“某大戒不敢犯,细戒不敢言能持,惟信戒之心,则可质神而无愧,信戒即可治坏戒之倒引也。”<sup>[1](P60)</sup>弟子智敏《海公上师耆年思行实录》回忆说:“师数十年宏法,一贯主张三学应平等学修,而尤重须依次第。如建高楼,必先平整地层,深植桩[椿]基,三学亦复如是,欲求定慧成就,首应具足净戒也。爰发愿依四分律制,如法传授大戒,并规定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俾造就合格比丘,成立和合僧团,继承如来家业也……师大力宏传四分律,除令和尚未为每期新戒比丘讲述戒学外,并躬自登座讲演辩识阿含,根本阿含集颂多次,最后一次敷演约在六三年冬至六四年春间,对照四分律藏原文,广为解说,指令弟子随座笔记,书成定名为《四分律讲记》,师详审批阅印可,并于卷末,以丹笔书以‘可资传抄’等字样。”<sup>[2](P43)</sup>隆莲法师也说:“师教徒众,戒、定、慧三学并进。特严于戒学。”<sup>[3](P185)</sup>因五台山是佛教圣地,僧人戒律修持严格与否,寺庙道风如何,不仅关系到名山道场之声誉,而且对整个佛教的发展也起着莫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特别重视戒律在五台山藏传佛教发展中的传承和作用。

1934年,能海法师赴五台山讲解《基本三学》后,还为僧众讲颂和翻译《定道资量》、《菩提道次第摄要颂》、《舍利佛阿毗昙禅定品》等。在《定道资粮颂》中解释曰:“定道之有资粮,犹

远行必具资斧,资斧不具,虽数百里途程,犹不可达,况修定之事,欲达成就之境,较之升云汉览日月,犹为遥远者。资粮有福德智慧二种。无福德资粮,如远行无资斧;无智慧资粮,如远行不识途径。关于前者,戒律仪属之;关于后者,《菩提道次第》属之。此书所列,即二者所不摄之一切习定必具之资粮也。”《定道资粮》具体科别有(一)门类大别(明禅境之大略)(二)发心资量(标大乘之旨归)(三)内外圆满资粮(生希有心,始终殷勤)(四)决定出离心资粮(厌生死流,深险漩复)(五)戒律仪资粮(明别解脱之用,亦由此引起定念)(六)根律仪资粮(治伏诸根非律,亦令其意根安如)(七)于食正观资粮(除减欲界以[依]往之事,上定易得)(八)牯寤瑜伽资粮(脱离诸盖,刻刻精进,下贪不起);(九)时存正知资粮(总以前各各之事仪,内心时存正知)(十)杜多行资粮(集上条各各之资粮,外行恒时精进)。<sup>[4](P175)</sup>该经从十方面详细论述了从学者在习定中必具有的资粮,为僧人的修行提供了指导。同时也指明了禅定在修行中的作用。《定道资粮颂》中曰:“共菩提无量,八背舍解脱,八胜处十遍,禅空灭尽定,除惑愿智满,神通正等明,引百千三昧,十力四无畏,唯佛不共法,皆从禅定生。”<sup>[4](P177)</sup>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明了戒定的关系。“定道由戒律入手,乃格鲁巴之家风。定道不由戒入,即非正定,与解脱道不相应故。”<sup>[1](P53)</sup>由此可知,能海把宗喀巴大师显密融通的思想弘传于五台山,为在五台山般若正宗的树立和藏传佛教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能海法师从康萨仁波卿坐下习得广深般若,亦弘传于五台山,保证了戒定慧三学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能海法师始终以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为唯一准绳,藏人赞叹《菩提道次第》为完全次第。完全者三乘兼修,显密圆融;次第者配合巧妙,循序以进,于此可见格鲁



巴传统家风也。深般若方面,甚深中观正见。师以一颂概括:“生死涅槃纤毫自性无,缘生因果如如不虚误,二互不违相助以出升,解龙树义现证求加持。”<sup>[1](P51)</sup>可见,前者指菩萨广大行,后者指甚深中观正见,显现般若经菩萨广大行这方面,即称广大行,显现般若经甚深空性见这方面,即甚深见。《现证庄严论》、《慧行刻意》等,这两方面都具足。《慧行刻意》中讲述内外隐暗诸魔之差别行相,及消灭魔障的方法,极为精细重要。“初以深般若灭魔,观所障之自,能障之魔,及俱有障法,皆自心分别,无有实体。平时定中练熟,临境即有作用。法空定能隐山河大地,内外一切当体即空,故能治魔。若有一丝芥蒂,即是魔立足处。次则治以广般若,即以慈心悲心菩提心,以胜信恭敬力、甚深缘起力、咒力、修福力、坚信力、瑜伽力等而消除之。即以理事二门对治魔障,般若正见即寓于此中也。”因此,他告诫学人说:“慧行未实证为正知正见,实证即是般若度。学人今生至少应得见道,依戒依法精进学修,但勤耕耘,不问收获,百折不回,必有成就。”<sup>[1](P57)</sup>由此可见,在修行中需要将二者结合,方能确立般若正见。

为了弘传般若正宗,能海法师曾在五台山讲颂《金刚经》、《菩提道次第科颂》、《慧行刻意》、《生起次第》、《现证义疏》、《现证庄严论义疏附讲》、《菩提道次第科表》、《增一阿含入道品》、《现证庄严论》、《菩提道次第科颂》、《现证庄严论根本颂》、《显明义疏》、《现证庄严论显明义疏清凉记》、《现证庄严论显明义疏清凉续记》等。能海法师在讲经过程中将显密融合、广深般若相结合,获得了极大成功,继承和弘扬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树立起了般若正宗。

能海法师在五台山非常重视《现证庄严论》的讲授和翻译,他曾把藏文的《现证庄严论》译成汉文。该论在藏传佛教修行实践和思想理论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因它具有如下特点:(一)

所有《般若经》的纲要:论中并未偏于哪部《般若经》而作阐释,而是开显了所有二转《般若经》的密意。(二)法义深广:《般若经》中从色法至一切智智间的染净诸法无不包含,所以内容广大;又一一指示诸法的究竟本性是实相般若,以及诸佛菩萨所修所住的甚深般若智慧,所以极为甚深。(三)开辟般若现观次第:龙树菩萨的《中观六论》是从甚深见上抉择般若的意趣,对于如何现观的方法并未直接涉及,而本论以修行阶位为纲要,引导行人实践修行现观般若。(四)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总教授:《广论》是一部总摄一切佛语扼要,遍摄龙树、无著二大菩萨的道轨,引导众生趣往一切种智之地,圆满具足上中下三类士夫修行所有次第的无上宝典。而广论的总教授即是本论,宗喀巴大师云:“总此教授,即是至尊慈氏所造《现证庄严》所有教授。”能海法师不仅在理论上重视该论,且在实践上也如此。现今塔院寺能海法师弟子宗仁法师,收藏的能海法师1955年6月在五台山吉祥寺为僧众讲解《现证庄严论》之照片,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2.密教方面:兼收并蓄,自造仪轨,使五台山藏传佛教获得新生。

能海法师于藏地所学《现证庄严》、《中观》、《因明》、《菩提道次》、《密宗道次》四部密法,包括无上部大乐、密集、时轮、欢喜金刚等,而以文殊大威德金刚为主旨密乘仪轨,生圆次第,以及四百多种灌顶等,更属精专,独到之处,远非寻常。<sup>[1](P68)</sup>其中能海法师曾自造《文殊五字真言仪轨》,并获康萨喇嘛的赞赏,另有《大威德十三尊仪轨》等。按宗喀巴大师圆满传承,学习显教理论及五部大论,五部大论即《因明》、《现观庄严论》、《中观论》、《俱舍论》、《戒律》;修以密教生圆二次第,对一切法性法相生起决定信胜解,迅速超脱死中生三有而圆满证得法报化三身,念诵主要以无上瑜伽部之大威德金





刚为根本。大威德金刚乃文殊菩萨化现之忿怒相,由于末法时期,众生烦恼炽盛,文殊菩萨于佛前发愿将化现威猛相调伏此等刚强众生,大威德金刚又以观世音菩萨化现之忿怒相马哈嘎那,韵音佛母化现之忿怒相吉祥天母,当已却甲和毗沙门天王而为护法。能海法师针对如此殊胜之法,为免其弟子福慧浅薄出魔障,又讲加行仪规,加行乃积资净障,有做准备工作的意思,主要以念诵《真实名经》、《上师供》、《五字真言》为主,同时针对弟子根器不同而别修,教导弟子随文入观,学修均需次第而行,由浅入深,由易而难,不可越次,不然只会事倍功半甚或出魔。因此,在其所集《菩提道次第心论》(未完稿)中说:“集此《菩提道次第心论》之意思有六:(一)为自诵习。思惟记忆,成就正念故。(二)为怖畏广论大文难通达者,作桥船以通达广论故。(三)为学习广论以后,能得摄持要点,正入修行故。(四)初未进入大般若宗道之人,于短少时分得悉般若大经六百卷入道之门路故。(五)久修之人,没于沈怠深坑,想修无法自振,失修行动力者为作激励鞭策故。(六)世情慌乱,虽忻乐佛法无暇学修之人,备书案头,随得一句一偈,亦得处世活人,暗夜之大明炬故。”这些经典的集译,反映了能海法师阐述戒定慧三学以及显密融通的思想,以及对修行实践的真实见地和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尊崇之情。

总之,从这些译经讲法活动来看,能海法师在五台山非常重视三学与显密结合。三学即三无漏学:戒律包括出防乘与菩萨乘二部律仪,密戒收入文殊法中;定道有资粮、正明,而以四禅为向上阶梯,慧学之教理以《道次》和《现证》为主,行持则以《慧行刻意》为依,其它经释补充。密教首重上师,故以《上师供》摄总,以《五字真言》为《大威德》之基础,以《三皈依观》及《道次修法》为修定之基础,重点则是《大威

德》修法,包括《生起》和《圆成》二次第门及五大金刚,再加其它必要之仪规等,体系十分完备,学人依之精进修持,现生决定能有成就。因此,他将三学结合,尤重戒律;显密结合,尤重修证,表明能海法师在为五台山恢复多年失传的藏传佛教而不断地做出努力,在五台山上真正树立起般若正宗。正如能海弟子清海撰《树立大般若宗于清凉记序》中曰:“近代,能海老上师大德高僧游心法界,远怀藏海,乃菩萨之种智,承愿再来,胸怀济世,心萌大志,亟救沉沦。当时因睹汉地佛法凌迟,僧纲不振,学门几湮,……公则决志西行,于公元一九二八年进藏求法,……海公上师于康公座下获得之一切法,全部领悟即受回归汉地,竖起法幢,开创慧灯法堂,拟立般若慧灯法派曾二十次序誓愿,高树般若正宗。”<sup>[5]</sup>“当前我此道场,令依遵能海老上师之慧命,宏誓深愿,继起奋勉克勤之正念,令正法住世五百年……般若正宗该依照《现证庄严论义疏》为主体,以能老上师清凉记为本宗之秘传实习诵学,遵照大般若第二、三、四、五分为根本依据。《菩提道次第广论》为附讲,余则均照能老上师立道场内部修持一切仪轨,及生圆次第等深密教授谓道场之实行学习修科,愿当来学者唯勤是道,宜加善习,神而明之。”<sup>[5]</sup>此外,《五台山灵鹫中峰般若正宗缘起序碑文》中也云:“宗大师首创格鲁巴派黄教弘扬般若正宗,住世盛行五百七十年左右,汉地真正密宗主二十九代白文殊应缘降世度众,能海老上师焉。……尔时竖起法幢于五台山清凉桥,接释迦如来第二十八代白文殊成就者,示现般若正宗流润世间,荷负宗喀巴大师第二法王家业,悬慧日于华夏,演正法于中原,以现证庄严论义疏及显密各项仪轨,绍隆佛种,若明月于中天,百器千川不分而偏。实乃大智慧之善巧主师,饶益有情,证涅槃乐。”<sup>[5]</sup>由此可见,能海法师在五台山所传密法与西藏佛教既有



继承又有发展。他在五台山的弘法,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建立道场,讲经传戒;依戒摄僧,学修并重,使五台山藏传佛教得以弘扬和发展。

能海法师在五台山广建道场,演法授徒,力图使五台山重新成为内地弘传藏传佛教的中心,如广济寺、善财洞、清凉桥以及其弟子清海法师所修建圆照寺、广宗寺等都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

1934年能海法师赴五台山广济茅篷(碧山寺)作半年安居,讲《基本三学》、《孟兰盆经》后,闭关静修,并译集经论。亦助茅篷发展作出贡献。次年,在广济茅篷摄受徒众,建立密坛,传授密法。据昭通法师《随侍海公上师回忆录》说:“二十五年上师茅蓬安居讲三学,四众云集,禅宗僧人早晚上殿,参禅,上师领弟子四十余人法堂修大威德,是年秋请匠人造双身大威德铜像一尊,高约四尺,在这中间,译现证庄严论之七十义,跟随菩萨顶(寺名)扎萨喇嘛随学随译,兼学别的密法(此时未有开办五字真言课)。凡随上师的不管比丘、沙弥都念大威德。冬天像造好,请扎萨装藏,兼修加行烧护摩,装藏开光完成随即请扎萨灌顶,当中开示弟子要尊敬上师、本尊、三宝,多兴供养,因当时弟子一般不懂密法礼仪,开示引发弟子对喇嘛供养,本尊前兴供养,弟子都踊跃尽力供养上师三宝。”<sup>[2](P33)</sup>因藏密法派与内地僧团共住一寺,难免抵触。能海法师开始筹划自建立道场。后与扎萨喇嘛商议,取得同意后,于1937年初,将本尊像及众弟子,迁至善财洞住。善财洞便成为能海法师在五台山恢复藏传佛教而建立的首座藏传佛教寺庙。清定上师《无上大宝恩师能海老法师德行实纪》说:“海公上师在三十年代末期,曾到五台朝拜,并曾在文殊寺讲经。据闻当时定中显现红狮文殊菩萨像,引起听众之极大欢心。”<sup>[2](P12)</sup>1937年后,能海法师在太原安

居,于众讲《仁王护国经》,并欲集众之力,办大法会,为国祈祷。爱国之心,跃然于表。后在各地继续建译经院,传戒讲经,弟子遍于国内外。

1953年,能海法师再次回到五台山,他亲自赴清凉桥视察,深感原属律寺,处境清静,随后建立道场,传戒宏戒,进修定慧,并在清凉桥多次讲经说法。弟子智敏在《海公上师耆年思行实录》中曾描述了能海法师在五台山依戒摄僧的情况,“能海上师耆年坚依文殊,归宿清凉,不顾年迈体弱,不畏山地奇寒,生活、饮食、医药诸条件众多困难,毅然于1953年冬,率亲信上座弟子12人登上冰雪铺地的五台山。初来山间,宗教办事处优待殷盛,时台山寺多僧少,空庙甚多。遂请于中心区诸大寺院选择驻锡。师环视诸寺,悉未受纳,独行至清凉桥吉祥律院,虽寺宇残损,殿堂简陋,而位居中台之麓,山坳之中,中台峰脉屏护其后,分支东西,合拥围抱,林木葱郁,气宇蔚然,两侧山沟,净泉各一,溪水潺潺,景色清逸,尤且幽然独静,游人罕至。相传此院开山祖师(姓名待考),原系京陵宝华律派嫡裔,来山开辟道场,宏扬四分律宗,故称吉祥律院也。因与师志愿暗投,见已甚喜,决定择居焉。原寺仅能悟当家师一人,正愁难以维持,闻师大愿,重兴道场,遂诚意邀请,以寺转让,于是兴土木,饰殿堂,严佛像,修僧舍,不数月而规模初具,乃安能悟师于西侧独院,隆礼相待云。师住持律院后,当即恢复为十方丛林,历年于寺院周围植树造林,开垦原有田地,兼营牲畜,俾住僧生活有寄也。随行上山者,初仅上座若干人,嗣后四川近慈寺弟子闻讯来学者,络绎不绝。1954年,决定开期传戒,各地来寺求戒合格者,又二三十人,师则专心致力于撰著根本阿含集颂,是年冬,正式开座,著重授戒键度。为正法久住,绍隆佛种故,先依律传上座7人为和尚,由新戒自意选择戒和尚,实行师弟法,分别教授。1955年春,于清凉桥举



行传法,以投票方式,推选有十夏安居以上之上座为和尚,选出先学、照通、请佛、成佛、通一、常浩、贞意7位为和尚。师亲给法卷。能作戒和尚传戒。新戒可自选一人为戒和尚。师自居戒源和尚,戒坛名慧灯堂。<sup>[1](P41)</sup>这年春天第一期传戒后,南北诸地前来求戒者,及近慈比丘上山学法者,连年不断,吉祥寺极盛时,僧众将近一百人,且以持律精严,学法勇猛,闻名全国云。<sup>[2](P42)</sup>清定上师也回忆说:“海公上师经过一一巡视后,……即选定清凉桥为道场基地,经过各方信友之资助,动工修建,佛殿经楼,僧房客舍,均焕然一新,即正式定名为吉祥律院。”<sup>[2](P12)</sup>能海法师为何选定该地为久住之地,据张继寅《能海法师传》载:“一因此地幽静爽洁,适于居住;一因有灯笼文殊的传说(相传康熙曾游览至此,入夜迷路,又苦无灯笼照明,正彷徨间,忽一老叟体貌岸然,持一红灯笼来迎,导至清凉桥,即飘然不见,疑是文殊化身。以后康熙即命大修吉祥寺,以记[志]其遇)。并恰与能海法师的上师康萨仁波晴的吉祥派法流有相应之义,所以作此选定。在这里的主要工作,除讲经、传戒(共传三期,收弟子约百人)外,集中精力搞翻译工作。”<sup>[2](P99)</sup>可见,清凉桥是能海法师于五台山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传法道场,重在弘扬戒律。

1954年春能海法师还曾到广济茅蓬,为大殿毗卢佛装藏,由照通师计划,通一师制作。后开始每年依佛制举行夏三月安居,讲经讲戒。清定上师《无上大宝恩师能海老法师德行实纪》云:“时至今日,要使正法久住,必须注重戒律,要能遵律依法,建立僧团,定期传戒,每半月诵戒不断,每年夏三月安居,经常讲经讲戒,领导学人依戒修定,依定发慧,方能真正做到现法乐住、殊胜知见、胜分别慧、诸漏永尽、疾空烦恼、顿破无明、自我解脱、解脱众生、利他自利、共趋菩提、同圆种智。”<sup>[2](P13)</sup>

在以上所述这些道场中,能海法师不仅安居、讲经、译经,严遵戒律,而且还举行法会。能海法师深谙密法仪轨,如对《大威德怖畏金刚甚深道第二圆成次第》的校对,以及举行的大威德灌顶二坛等,表明能海所传密法与五台山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密切联系,也为五台山人文殊菩萨及文殊信仰增添了新的内涵。

此后,仍有其弟子建立和弘扬藏传佛教,道场逐渐增多,如圆照寺、广宗寺、普化寺等。这些藏传佛教寺院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是不同于其它,如菩萨顶、镇海寺等蒙藏僧人所居寺院。一者因为他们民族成分不同,二者因为诵持经典不同。

能海上师在教导弟子方面,常善巧施教,倡导学修并重。任杰《海公上师德尘亲闻录》云:能海法师“五三年到五台山,师教我们四人住善财洞,依扎桑喇嘛学藏文法相教理。师特别提倡多闻,常用宗喀巴称‘多闻比丘’,广律中佛称弟子为‘多闻圣弟子’来鼓励大家要多闻。常说:‘学法相要认真研究,但又不能被法相所束缚,重在观修运用,否则对大众讲经就会使人不懂睡大觉。’一九五五年师在五台讲《现证庄严论》时,师叫我讲一段文,我依法相谈了一阵,师曰:‘谁叫你讲这些,这在书上都说,谁都能看,还要你说,是要你谈谈深处密意如何观修。’我才深知师意,学是为的观修,不是为学而学,及学而不修的教诲。学戒也是为的观修,师集的《比丘戒广颂》,每条戒后都有‘摄修心要’。一次大家讨论犯盗戒的罪相轻重,师说:‘一根草也不能盗,占便宜的心都不应该有。’如教修行,如说而行,一切佛经无非教授教诫,是师一生教诫大众的根本意旨。”<sup>[1](P66)</sup>

三、建设僧团,扩大规模;完善仪轨,建立定制,使五台山藏传佛教更加制度化与规模化。

能海法师一生致力于广建三宝、住持正





法、常转法轮、绍隆佛种，然如何建立方为应理？1953年，能海法师建立清凉桥道场，传戒宏戒，进修定慧，一遵近慈寺规。因此，在近慈寺创建的这套寺规在五台山各寺同样适用。下面就以近慈寺为依据，阐述五台山僧团的建设。

1.五台山寺院重在学修。培育僧才，故一般不赶经忏，不置缘薄，不设讖简，唯依三学，精进学修，感得信众清净供养，维持道场。解放前有少数僧人及二三长工参加务农，解放后，除老弱外，一律参加劳动。能海法师曾率领五台山僧众积极自力更生，改善了当时寺院破旧不堪的局面。如在山上种植土豆蔬菜、植树造林、畜牧养殖等活动，使僧众生活得到自给，为坚持学修不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能海法师既放弃享受，但又不讲苦修，主张中道，重视伙食，令僧安乐。住僧近百，持律精严，学法勇猛，遂闻名全国。

2.能海上师倡导依戒修行，特重男女界限。能海上师数十年宏法，一贯主张三学应平等学修，而尤重须依次第。如建高楼，必先平整地层，深植桩基，三学亦复如是，欲求定慧成就，首应具足净戒。智敏法师《海公上师耆年思行实录》说：“爰发愿依据四分律制，如法传授大戒，并规定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俾造就合格比丘，成立和合僧团，继承如来家业也。”<sup>[2]（P42）</sup>任杰《海公上师德尘亲闻录》也载：“近慈半月诵戒，师都要着著衣持具去礼拜问讯，生活住处安排周密。师传戒讲经之前，先礼师长，然后升座说法，此乃佛教丛林‘告座’常规。对那些曾给师应酬过师承的法师或老和尚，师总是来迎去送，恭敬供养，礼拜问讯。师对弟子，财施法施，从不吝惜。师自己每日念经不缺，经常讲经不断，翻译经文，很少休息，还处理寺务，接待尼众居士问法及来访客人，晚上还要修观习定，为法为僧，精勤无畏。让老比丘收弟子，一则老有弟子侍候，二则有师负责教管，直至1955年

五台山选和尚分担任教弟子，即是根据这一原则而来的。近慈女居士和尼众除听讲外，日西不准入寺，平时进寺中须二人以上，见师问法还要侍者二人在侧，会僧在客堂，不得入僧舍。除监院办事僧外，一切僧人不准擅自到居士家，这已成为四众弟子共同遵守的宗风。四众弟子，都能自觉遵守佛制，互尊互敬，组成了上座爱护下座，下座尊敬上座，相互敬爱，六和相亲的僧团。晚间僧众多有修观的、背书的、经行持咒的和礼佛的，大家一心修学不懈，从未发生过不团结的事情。师讲戒时反复讲说：“僧团依戒如法和合即是正法住世，僧团不合即是法灭的象征。”<sup>[2]（P63）</sup>

3.学修安排。能海上师首先在寺院组成方面分为沙弥堂、学事堂、学戒堂、加行堂、金刚院及译经院。各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课程安排、年限要求及考核办法等，寺院规模不断扩大，管理趋于完善。针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特色，能海还编印文殊五字真言念诵仪轨、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文殊大威德怖畏金刚单尊及十三尊修行方便观行仪轨、五大护法金刚仪轨等法，安排初学行人及深修僧众之每日功课，早晨及上下午念仪轨，晚间分班修定，除海公上师亲自讲修外，并指定一二老上座分别带修，使随学僧众，甚快入门。为了树立正法僧团楷模，近慈寺对讲律守戒，特别重视，依佛制每半月集体诵戒（每一僧人都必须背熟戒本），每年夏三月集体安居，严持过午不食，共住僧众既须严守戒律，同时亦须恪守僧规，一有违犯，当主动忏悔，否则被揭发处分。清定上师《无上大宝恩师能海老法师德行实纪》云：“……我在山居住一个月，上师安排我坐在师法座之对面，每日对我传授法要，并着重对我教诫云：‘时至今日，要使正法久住，必须注重戒律，要能遵律依法，建立僧团，定期传戒，每半月诵戒不断，每年夏三月安居，经常讲经讲戒，领导学人依



戒修定,依定发慧,方能真正做到现法乐住、殊胜知见、胜分别慧、诸漏永尽、疾空烦恼、顿破无明、自我解脱、解脱众生、利他自利、共趋菩提、同圆种智。”[2](P13)

僧团生活极有规律。睡醒、下床、行步、嗽口等,一依《毗尼日用》持咒摄心。沙弥规矩甚严,一日点名二次,见比丘合掌让道,不准顽皮放逸,不准穿寮闲谈,不准上街溜踏,有事外出,必须请假,由管堂陪同,比丘沙弥均不得看戏、看电影、看小说及下棋等。必须衣服整洁,威仪具足,上殿过堂,列队而行,见者莫不欢喜赞叹。全寺每日四座仪规,列为定课,任何人不得无故缺席,必须如法善诵。师常亲自领念,见人未到,即要问清。若念太快或有误,即令重念。又如念诵学习日课如下:晨三时念《上师供》、《五字真言》,后加毗沙门。早斋后,打扫一小时,即进教室读书,直至午斋,少息后,念《五字真言》二座及《真实名经》。再读书、背书、听课、作文等。晚八时念咒经行,或加听开示,九时熄灯。除念诵自学外,加行堂中座及金刚院上座,尚须为学事堂,学堂戒复小座、讲经论。依据近慈寺的寺规,1936年,能海法师曾在广济茅蓬寺内分禅堂与念诵堂,禅堂坐禅修观,与普通禅寺同,原住僧人早晚上殿外,在此参禅。念诵堂又分观诵与讲诵。观诵依仪轨持诵观修,讲诵依经律辩论决择。其时来山学法者约40人,先办观诵。师择行持有素者,亲领念《大威德十三尊仪轨》,余念《五字真言》。安居期内每日下午讲经二小时,则二堂合听,初月分讲《四分戒本》,中月讲《定道资粮》,后月讲《菩提道次第摄要颂》。未入二堂之内外寮职,一齐安居,上客堂僧亦可加入。诸方长老法师来山安居者,另有客寮,随众与否,听其自便。无论上中下座,办道者皆能满愿。

4.组织管理。在这方面主要依据所制律法,依律风行,别无他律,其主要有:(一)羯磨制

度,羯磨即集众商议,如法办事。(二)班首执事,沿用丛林制度,四大班首: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八大执事:都监、监院、知客、库头、衣钵、典座、维那、纠察,以及其他执事,入帐房、检修、庄主等。(三)忏罪制度,另向负责作忏者(金刚院或加行堂上中座),自述违犯情景,自表忏悔,后不再犯,由负责人作为白辞,于忏悔羯磨上,令其向僧众宣读,得僧众默许后,即获还净。(四)处罚办法,一般过失由其剃度师、管堂、堂主或纠察师进行劝诫,屡教不改,即行迁单,严重违犯,立即迁单。(五)半月颂戒。月之十五、三十,集众抽签,一主二付,背诵戒本,大众对照检查。(六)结夏安居。每年四月半至七月半,结夏安居,精进办道。(七)每年传戒,自1954年以来,每年春天举行传戒。1954年,决定开期传戒,各地来寺求戒合格者有二三十人。1955年春,第一期传戒,其后南北诸地前来求戒者,及近慈比丘上山学法者,连年不断,吉祥寺极盛时,僧众将近一百人。(八)读帐制度。理财方面,每年二三次,集都监、监院、付寺等,公开读帐。由之,寺院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

能海法师在五台山建立清凉桥道场,传戒弘戒,进修定慧,是其在内地建立的藏密道场之一。因此,五台山上的僧团和近慈寺创建寺规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部分僧人来自近慈寺。促进了五台山藏传佛教于外界的交流。能海上师的弘法,一方面扩大了五台山藏传佛教僧团的规模,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僧团订立了严格的戒律制度,促进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为整个五台山佛教树立了楷模,扩大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影响。

四、收徒授法,严格训诫;播延法脉,后继隆盛,使五台山藏传佛教具有历史延续性。

能海上师在五台山居住近20年,传法不断,弟子也很多,如果护、弘尽、普证、寂度、清





海等。能海弟子中有较大贡献的是寂度法师与清海法师。

寂度法师生于1910年农历11月15日,重庆市铜梁县平滩乡新华村人。1939年在峨眉山万佛顶依海静法师剃度出家,当年到成都近慈寺拜能海上人为师,受具足戒,随师在寺内修习佛法10年。新中国成立后,寂度法师追随能海上师驻锡四川省绵竹县云悟寺。1953年又随师登上五台山,驻锡清凉桥,先后任知客、都监。文革期间回原籍务农,1978年重返五台山住十方丛林碧山寺,担任监院。老和尚深知世间若无僧宝,佛法何以宏通,故与一些净戒尚存的同修决定从戒律着手挽回佛教,毅然于1979年与1980年两次组织了坛上仅五位师承而开始传戒,自己任戒和尚。这两次传戒具有重大意义,它在五台山乃至全国都是最早的。因为佛灭后的各宗派都各有殊胜,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不管是何宗何派,不分禅净律密,也不分在家出家,在实际修行时又都回到戒法,以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而斩断一切烦恼。因此,这两次戒律的传保证保证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流润。寂度法师1981年又受五台山佛教协会委派,驻锡塔院寺担任住持。期间组织和监督了寺庙的修缮工作,特别是对大白塔的两次维修。他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海法师俗姓吴,名清元,出生于1927年,河南省邓县林木八镇人。清海法师佛学根基深厚,造诣很高。他一生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修复寺院,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讲经说法、翻译佛典、持戒严明、弘扬黄教、培养后学,在五台山建立了真正的金刚道场。《五台山灵鹫中峰大圆照寺树般若正宗法幢缘起碑》中云:“仁者金刚圣僧大宝法王释清海,忍悲吞声不轻雄伟,毅然屹立慷慨痛楚不低泣,更显慧眼大圆镜智,忆起往昔之宏图,妙法大雄大力大悲愿,

壮志雄心于圣宇之间,大展宏图兴古刹,鞠躬尽瘁挥双臂,万钧劲力荡涤壅垣,春去夏来岁月转,数载碌碌奔腾兴建金刚道场大圆照寺,乾隆龙章御迹,震那金界映山门。……现出吾清公大宝上师,代圣梵僧,嗣续元[圆]明清净法之传承,广演弘宣正法大宝藏,以戒为师,身先清净比丘戒,培菩提之根种,育佛门一代后来人,大悲愿力成就有缘之众生。复创弘法大业,亲转四谛法轮,传演戒定慧基本三学,奠下牢固之根基,启演般若之大法,宗喀巴大师一代殊胜,至尊教法周遍无漏遗,中观、俱舍、因明、戒律现证庄严五部大论。广宣扬辉正炽盛,般清法幢圆满尽无余,更现秘密无上大法輪,完整周圆照十方。”<sup>[5]</sup>《五台山灵鹫中峰般若正宗缘起序碑文》中也曰:“公元1927年,中秋朗霞,河南吴府累代忠良朝臣苗裔,圣人诞生,清海上师示现问世……在依止(能海法师)二十七年中,勤行寺务佛事,继膏不断修学次第广论,通达周遍般若种种智,诸精要义贯传首末,足具继承老上师般若正宗之美德家风。跟随老上师之示晤广学,至文革初期法缘方毕……1978年。圣教恢宏辉,上师上五台,人天俱广被,重修广宗寺,示演格鲁巴派黄教密法正教,继而大兴圆照寺与中台,树立真言乘大教,流润五百年正法久住于世,光复老上师之全部显密微妙甚深无上法。竖起般若正宗法幢于中台顶,高悬如来大日于中天上。”<sup>[5]</sup>又《清凉山中台灵鹫中峰大圆照寺崇建密宗缘起碑记》云:“……数载以来,上师于圆照寺继承宗大师之法流,老上师之显密遗教。各项仪轨,日以继夜,弘演传授僧众,通达周遍。竖起般若正宗法幢于清凉,遐迩称扬,硕德遍内外,四方信士望风引领者日众,乃密宗法门之轨范。”<sup>[5]</sup>

清海法师的弟子也有很多,如海照、海信、方僧、信行、海厚、心利等,他们秉承其遗志,弘扬黄教义理,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源远流长做



出了贡献。正如1991年法信、海照等人撰写的《大宝法王宝塔缘起记文》中说：“于今清公入灭，遗示叮嘱，法嗣弟子，依遵圣论，继往开来，般若法幢，显密源流，嗣永千秋，接佛慧命，五百有年，正法流润，久住于世，唯愿吾辈，诸佛十等，共同荷负，如来家业，不负先哲，千贤万圣，历尽尘劳，教化弘恩，为彰先师，灿然明德，石勒记文，垂昭后鉴。”<sup>[5]</sup>从以上碑文记载来看，正是能海上师的弟子清海等及再传弟子们一起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努力与贡献，由此保证了法脉的流传和历史的延续。

能海上师一生的弘法生涯中，对五台山藏传佛教事业建树颇多，其主要表现为将藏密重新传入内地五台山，建立金刚道场，译述经典，为寺院培养僧材；发展佛教显密理论，提倡戒学，重视修行次第；尊崇《阿含经》，精心撰写《学记》；显密兼通，传承禅密两宗；般若为宗，重在行持修证等。这些思想被他的嗣法弟子继承和发展，从而使得五台山藏传佛教长期流润。

五台山自形成汉藏并存的局面已有近600

年的历史，汉藏僧众共同参加佛事活动，相互往来，平等相处，可谓历史上一大奇迹。近代以来，汉僧学藏密者以能海法师成就最大，他曾在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金刚院收徒（主要是汉族）传播藏密，以双语（汉藏）及两种文字互译教授，且注重实修。这是五台山藏传佛教一大特色，影响甚广，为全国仅见之创举。<sup>[6]</sup>可见，能海法师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正如1981年赵朴初在为能海法师塔铭撰书时云：“承文殊教，振锡清凉，显密双弘，遥尊法王，冰律屡结，智刃金刚，作和平使，为释宗光，五顶巍巍，三峨苍苍，阇塔崇岳，德者无疆。”

#### 参考文献：

- [1] 能海上师传[M]. 上海：上海佛学书局，2000.
- [2] 能海上师永怀录[M]. 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97.
- [3] 名僧录[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 [4] 能海法师全集之一·戒定慧基本三学[M]. 上海：上海佛学书局，2000.
- [5] 清海. 五台山灵鹫中峰大圆照寺树碑记汇集[G].
- [6] 黄灏.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N]. 中国民族报，2003-9-26(12).